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七七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本義匯參四十三卷首四卷(二)

〔清〕王步青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年敦復堂刻本

.....一

四書本義匯參四十三卷首

四卷(二)

〔清〕王步青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年敦復堂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本義

匯參四十五卷》提要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五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
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
追反縲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魯人一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紲攀也

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

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五 公冶長

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語類子謂可妻必有以取
之矣雖在縲紲之中特因

而舉之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紲爲可妻也○文集問可妻
以其平昔之行也非以無罪陷於縲紲爲可妻也曰雖嘗

陷於縲紲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變峯饒氏曰

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紲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紲則

似不可妻非其罪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

爲榮辱哉清義范氏曰長繫於縲紲時人或疑之故辨其
非罪聖人之言無所苟也有罪無罪在我而已

自外至者我何與焉若非罪而得縲紲以爲辱則是有罪

而得軒見者亦可以爲榮矣○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
之道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爲辱在我有得罪之道

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爲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

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不幸而遇無
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畜夷之竄皆受之而無憾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

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

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語類問集註云以其謹於言行如其實

三復白圭固見其謹於言矣謹於行處雖未見然言行實

相表裏能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曰然則觀其三復白圭

便是能謹其言行者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

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害君子之時南容必不盡

言行必不陷於刑戮○竊聞編謹於言行四字終身用之

不盡○集解此相南宮之德器不是其姓名位福澤也

○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

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

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

論語集註本義卷五 公冶長 二 敬復堂

之有兄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

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

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竊聞編看此章

治南容二人同記之意或者徒見一妻以已之子一妻以

兄之子遂疑二人之賢有優劣而為厚兄薄已之論者固

非矣或則又以聖人取二人皆能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

者亦非也聖人之求配之義則程子之說為盡而免於刑戮

與雖在微意亦不可以莫之玩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新焉於

子賤孔子弟子姓名不齊魯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

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胡氏曰來語云子賤少

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

仁愛為單父宰鳴琴而治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

子賤年方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

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說苑子賤為單父宰

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

以治人之道○語類便雖有聖人在也須博取於人方能

成德○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

行章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此君子亦大慨說

涵養德性薰陶氣質○此君子亦大慨說

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

以見魯之多賢也南軒張氏曰非特魯之多賢言美質

取是主魯多賢足以供子賤之取是魯能取意已在上截

中下截忽作反掉以資嗟歎惜之語寫嘉子洋溢之神兩

斯字龍蛇婉轉口角津津集註下○蘇氏曰稱人之善必

固以二字以賓視主味之不盡

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論語集註本義卷五 公冶長 三 敬復堂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音

汝明音胡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

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謂簠子貢是器

貴用雖與賤者之器不同然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又曰

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遠處此子貢之偏

處○新安倪氏曰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

周之八簠是商曰瑚夏曰璉也集註易置其文蓋因舊註

想因瑚在璉上而誤○變峯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

黍稷故曰重飾以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

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

餘義貴重是就他骨子裏說華美是發於外者註中一而

德矣不舉周之簠簋而必舉夏商之瑚璉則不特爲今人所珍而尤爲古人之所重也。○韞語子貢兩問然要不一是討贊亦是其用工夫處。○器有一半天一半人然一半人然重賜之爲器固本天資得來亦憑學力做就。○或問小註聖賢造就學問宛轉相質原非胡僧越客較量奇珍。○南軒張氏曰瑚璉雖貴然未免於可器也賜能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則亦何所限量哉。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韞語器字中裏抑都到懣按畢竟子意居多大概說不必遽作不器之君子相形。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公冶長

四

論本會

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重厚簡默四字本仲弓素行說輔氏曰仲弓在德行之科夫子稱其可使南面今或者又以不佞爲嫌則決非務外而事口者故以爲重厚簡默也。○紹聞編按左氏傳云寡人不佞蓋以佞爲才其來久矣當春秋之時解紛息爭非辭辯不勝故尚佞。○徐辨佞未便是才不佞亦未便是短於才但或人意中便把佞字當了才字耳。○按或人本不解所謂佞因其不佞便以爲仁美其仁正病其不佞。

子曰焉用佞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

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

伊川曰佞辯才也人有則多入於不善故夫子曰焉用佞。○語類佞只是捷給辯口者古人所說皆如此後世方以

語字解之又曰佞是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撰得說話也好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者是也。○時人以佞爲賢屢憎於人是他說得大驚小怪被他驚嚇者豈不惡之。○翼註禦雖訓應答然要得禦字情勢蓋禦如禦敵以言語與人相抵敵也。○給二字極重佞與仁相反全在此處。○仁爲人心佞者不內根於心而但外給於口則本心之德盡亡之矣到得屢憎於人本欲取悅而反以見憎此正抹倒佞人心事令他快然內無見佞之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斷不可用也。○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語類問不知其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痼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韞語或人看仁字甚淺看佞字却有作用夫子不知其仁仁守甚微看佞字却正是。○或不佞人重佞乃當時結習使然故爲口便折他焉用佞隨告之曰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獨醒或人正以警世也未二句乃破他雍也仁而不佞之疑却又恁地斬截聖人着意在起訖二語。○或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公冶長

五

論本

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註發明不知其仁意而列之圈外者以章意所重自在佞不在論仁或人固不足與言仁而佞爲世道之憂不可斤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說音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人斯指此理而言。○語類此章當透徹故信未及看他意思便把箇仕都輕看了。○問斯是見得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箇理不可分別開却知得但知未深耳所以未敢自信。○愚按斯指此理

而高開平日所蓄之於心者固非為仕起見及其承夫子
使仕之命而口而出者却自因仕而云然聖賢仕學原無
二理隱居以求其志是此理行義以達其道亦是此理
斯字枯仕講不得難仕講亦不得故曰都是這箇理信

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

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精義明道曰不先自信何以治

可以仕夫子說其篤志也○語類斯是這許多道理見於

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雖已見得如此却自

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

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知只是一箇知却是

有淺深須是知之深方信得及又曰信者自保得過之意

知與行皆然自保得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蓋其絲毫隱微

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蓋其絲毫隱微

之聞自知之耳○疏意聖人之志全在天下國家而開之

未信則就此心獨知處說今人不識此意謂開見理不明

未足以治人若然則夫子之使錯矣子路使子羔為宰夫

論語集註本義卷五 公冶長 六

子以為賊之豈有開不能仕而錯使之者乎蓋學問稍精

有成苟存心於天下國家雖一官一職於人必有所濟此

夫子使開意也學問未大成而此理未徹未悟則雖澤被

生民皆倖成也此開辭夫子意也○意原不相碍○輯語

只一斯字可見開心日開實有所指只一信字可知其自

求之切只未能字可知其精進之勇此其所以為篤志○

按說開之意外註尚有程謝二說而朱子却用尹○程子

氏說其篤志刻之圖內蓋以此二字尤為懸實也○程子

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語類問如何謂之大意

自信而程子以為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曰人惟不見
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而入而
不自知其所以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
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
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共切而不吝自欺也則
其見道之明又為何如然曰見大意則其於細微容或有
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不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曰程子又
以開與曾點並稱其敢問二子孰為賢曰論其資稟之誠然
則開優於點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
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語類開想是灰頭土面朴實去
做工夫不求人知底人雖見大意也學未到若曾點則只
是見得往往却不曾下工夫又曰曾點開濶濶濶濶濶
○若論見處開未必如點透徹論做處點又不謝氏曰開
如開着實邵堯夫見得恁地却又只管作弄去謝氏曰開
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
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得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
論語集註本義卷五 公冶長 七

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

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語類上蔡言開不安於小成是

成若不見大意如何知得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於小

是不見得大意耳如人食藜藿與食芻豢若未食芻豢只

知藜藿之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又曰他是肯

便做小底所謂有民食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是他見得大了便小合綬不得○斯之一字甚大開能自

言吾斯之未能信則其地已高矣只是他已見得此道

理了却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象引此聖人所不能知

得箇規模大不他眼看得闊只是這履未純然他見

而可以仕之聖人豈不知開之志高遠如此則有出於夫

料之外者故一聞其言而深喜之○存疑開曰吾斯之未

能信這意思不是小可他於天下義理都到頭處

方肯出來應世便有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規模一念

且隨世以就功名者其立志之堅務學之篤真出聖人意望之外故深喜之。○愚按說開朱子謂說其篤志程子謂說其見大意謝氏謂說其不安小成竊謂程謝二說只是正相反足無二意也朱子特揭出篤志二字乃見得吾斯之未能信一語字字都從漆雕開心窩裏咬嚼得意味出况程子所云已見大意遺書兼曾點言之故語類又云點見得高即工夫有疎畧處開見處不如點然有向進之意又曰點規模大開尤細密可見此當以篤志為主也饒氏謂惟其見大意故不安小成惟其不安小成故篤志似提起見大意說在開分上尚稍疎。○不安小成只就當下便見夫子亦只就當下說他至他日所就不可量向是後一層語非本指所重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

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浮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公治長 八 敦復堂

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語類夫子浮海假設之言且如此說非是必要

去所以謂子路勇可以從行便是未子路以為實然而喜

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

於義也語類問子路資質剛毅固是箇負荷客受得底人

他好勇故凡事能率不能深求細繹那道理故有此事

紹聞編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時憫道之

心蓋有不得已者子路遂以夫子為必行而喜其與已

路勇於義是其資質好處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

其學力未至處夫勇於義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

乎非義之義而其勇為傷勇矣為孔聖死非無所取材之

驗與夫子於子路教戒之殷而終若此甚可惜也○文集

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

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按此與本義不合

然亦可以互相發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

以不知告之語類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

無用處此心具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

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

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間

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常在又問雖全體未是仁

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

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才

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一盆油一般

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仁譬如一點水落在裏面便不純是油了

此子來陳方喚做油一點水落在裏面便不純是油了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 公治長 九 敦復堂

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了子路之心不是

都不仁仁人心也有發見之時但是不純故夫子以不知

答之○補氏曰諸子之於仁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方

其志氣清明存養不懈則是心存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

少有關礙則是心亡而無其仁矣將以為有則有時而無

將以為無則有時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

敝賦是也左傳襄公八年悉索敝賦以討于蔡言子路之

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是問其仁非問其才○語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邑長以邑言家臣以百乘之家言宰邑主治人宰家主治事俱就他藝上見得○語類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是這工夫未到所謂工者居敬窮理以脩身也由求只是這工夫未到此田地不若顏子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問聖人稱由可治賦求可為宰後求為季氏聚斂由不得其死聖人容有不能盡知者曰大約也只稱其才推如此未論到心德處看不知其仁之語裏面却煞有說話

仁也朝音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公治長
十
教復堂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魯人○按亦不在言語之科從其平日嫻於禮樂自能不亢不卑從容應對○語類問孔子之學莫大於為仁武伯見三子皆孔門高弟故問之孔子却皆許其才而不許其仁曰何故許其才不許其仁對曰三子之才雖各能辦事但不知做得來無私心否曰然聖人須見得他有駁難處若是不就這裏做工夫便待做得事業來終是籠罩非聖賢氣象若有些子偏駁便不是全體○勿軒熊氏曰此與後篇乃國之大政而三子足民赤願為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義治事之才大至精而施其辯當時皆不識仁故因武伯之問而皆以不知答與此章問答重仁上與其才正是仁者必有其德者必有其才此由本可以信末若周公之多才多藝莫非仁德所兼而三子則才是才非以仁而兼才也如勇者不必有仁

有言者不必有德此由未不足以信本若衛仲叔圉等各有所長用之各當猶足免喪小人且然況於三子仁即不足才自可用也○語類問此章對三子說自合重仁對武伯說三可使儘見三子才堪世用語意甚明○或問治賦為宰與賓客言皆有國家者所不可少之事雖當隆盛之世仕天子之朝亦豈能一無事於此而直以從容談議為高哉元祐議論意趣多類此此所以墮於一偏之見既不足以救當時之弊而又反啓後來之禍也○按此則朱子亦非將對付武伯之意一概抹却但位置輕重間須還本分耳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
愈勝也○語類問同賜孰愈一段大率比較人物必稱量其閱之下然聖人却以之較顏子豈以其見識敏悟雖所行不逮而所見亦可幾及與曰然聖人之道大段用敬悟曉得方人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五公治長
十
教復堂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胡氏曰十者數之終言二者一之對以其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語類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玩味見得優劣處顏子物來比並相似得徹徹徹尾子貢只是暗度想像恰似將一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明○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

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玩味見得優劣處顏子物來比並相似得徹徹徹尾子貢只是暗度想像恰似將一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明○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

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光逐些子照去追尋。問
子貢推測而知亦是格物窮理否。曰然若一格物窮理則
推測甚底。○紹開編聖人全體渾然一切道理俱平鋪在
要用即放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顏子體
段已具其於道理平鋪處未得如聖人要即自然流
出然胸中直是灑然如光風霽月於凡私吝蔽礙處直是
打疊得淨聖人一點他便即始見終直是傾腸倒肚一切
都了子貢聰明亞於顏子聞得一件直是理會得這一件
透又能透過那一件所謂觸類而長也比顏子即始見終
雖有間然只此地位已儘高。○慶源輔氏曰開一知十不
是聞一件限定知十件只是知得周徧始終無遺開一知
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
知得周徧始終無遺故無所不悅知得通達無所執泥
告往知來發子貢下箇知十知二字面只極形何敢望同
之意自泥看不得。○說統何敢望同四字
要看出自子貢奮發鼓動處便是進步語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論語集註本義

卷五

公冶長

主

敦復堂
課本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
同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開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
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
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
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需類凡人有
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而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
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
知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
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盡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之。○紹
開編子貢方人夫子嘗謂我則不暇今以此章觀之儻曾
何裏用心來故能道出自家實地位明於自知而又不難
於自屈故夫子喜而與之。○鍾語聖人進人只在當下觀
策如與點悅開皆是自知自屈只此是吾與女處由此可

至無弗如止好言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
外推一步帶說耳

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

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

惰教無所施也新安陳氏曰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情

之工無施力處也○覺軒蔡氏曰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強

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何有於晝寢故學莫先於立志

○論語述人之精神振奮則日新類情則朽敗人之與語
氣志清明則靈通汚濁則闇塞故有朽木糞土之喻
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論語集註本義

卷五

公冶長

主

敦復堂
課本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

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

以重警之也慶源輔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

病其思對社則失其義至此晝寢而夫子深責之且自

於予之事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蒙引宰

予能言其平日所言必皆志學勤篤之事。今也晝寢則是

行之不逮處故夫子既責其昏惰復以其行不換言者并

責之。○鍾語改此失是始陳畧而今詳審非始忠厚而胡
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

言與聽再着子曰宰見夫子丁寧反覆。○范氏曰君子
片婆心正書法之妙不必疑以為衍文

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執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寔安之氣勝儼戒之志情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愛源輔氏曰玩理以善心則志不昏以志而帥氣則氣不惰志不昏氣不惰則有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朽正以喻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耳聽言觀行聖人明廢所照不待是而後能至誠與人不過於詐故非緣此而盡疑學者仁以體物教人不倦故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五

公治長

古

敦復堂課本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焉於反

剛堅強不屈之意援剛是純乎義理不屈是不可屈撓最兼質與學言在首一截只是大概說

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魯人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語類剛是堅強不屈之意便是卓然有立不為物欲所累

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或人不知剛之義夫子以為枨也慾焉得剛慾與剛正相反最可怕有慾則剛有那勇猛底意思思曰剛與勇有別觀六言六蔽處自見剛以體言勇以用言○問慾欲何分別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二

字亦○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精義伊川曰凡人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范氏曰剛者天德惟無慾乃能之神龍惟有慾是以人得求其慾而制之

亦得而食之聖人無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故天下萬物莫能易也

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不居於名勢則屈於貨色不居於威武則屈於物我

謝氏元本尚有此四語後此正就慾字中種類周悉言之故下復申之曰要之有意則有慾有慾則不剛或以為不徒是不屈於慾者非也宜夫子之未見也枨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慾爾是慾才有些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主之欲色之類皆以申枨為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觀人語從裏面看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慾要人道好便是慾子安得為剛○上蔡此處說得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申枨想只是箇悻悻自好底人故當時以為剛然不知悻悻自好只是客氣如此便有以意氣加人之意只此便是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五

公治長

古

敦復堂課本

慾○問剛與悻悻何異曰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謂於慾所以為剛悻悻者外面有嘔強之貌便是有計較勝負之意此便是慾也○人之資質千條萬別只要學問學問進而見理明自是勝得他若是不學問只隨那資質去便能勝得他而不為所屈也此人之所貴者惟學而已矣○

語類夫子突然一慨必有指歸而茫然而然難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舉枨亦必其氣象有似乎剛所謂慾有難識者故夫子辨之若粗淺嗜慾或人豈肯昧至此故謝氏下悻悻自好此即為慾亦此意也慾之非剛固是就枨而論未可以盡夫子未見之意要之大義亦不外是得或人一舉似界限已自分明耳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

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語類天理自然之本

貢當初未知得到這裏。始得聞耳。○問先生不取謝氏

章中然聖人教人也不恣也子貢當時不會恣地說知天命之謂性便是分明指那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說天道只是一陰一陽之謂道總之者善成之者性便是性與天門之教不遠便地說○子貢性與天道之數見得聖者○精義伊川曰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可得而聞者○夫子之言則是固當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固當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又曰耳不可以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以為不聞是耳之聞未可以為聞也○呂氏曰吾無幾乎與人為善也教不備等非應也夫可也性與天道非不言也弟子亦自有不聞等當日特呼參而語之則乃是教不備等雖言亦自與門人無與也可見○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紹興間聖人文章固無非性與天道之發見流行然其教人則不顯等看此章且須就此章語意參會文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五 公治長

六

課本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章性道子貢原作兩件證明是說有聞於夫子之至論何嘗說從文章得也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語類可見古人為己之實處子路之飲食有珍羞異饌須是吃得盡方好吃不盡又增加亦徒然子路不急于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既聞得為在冊子上便了不去行處着工夫○紹興間看此三句只要得子路聞善勇於必行底心事只此便是吾人百世之師不可旁撻仕衛等事來義子路朱子看書最忌旁入況意○語類此記者空中設撰形容不是子路果有未行亦不是子路絕無未行只在聞之後行未盡之前此間自然有起不完來不迭時候皆是子路視為未能行時候一種

火忙火急一聞即行之象如在目前○惟恐有聞只是未之能行中猛着鞭耳非真恐後聞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為文以此而已○或問先王之制諡以尊名節以一惠無善惡之辭者獨舉其餘也以是推之則其為人或不能蓋聖人忠孝之意所以為其子孫之地與銘器者稱美而不稱惡同有惟其無善之可稱而純於惡焉則名之曰幽厲有不能已耳○語類問孔文子敏而好學與顏子所好之學學如何曰文子與顏子所以不同者自是顏子所好之學不同不于以能問於不能事使文子以能問於不能亦只是文子之學○語類問使文子治賓客則其能通典故而詞章博洽可知意其所謂學問者不過如此○愚按就他學問上亦自有一種風流文采與世間俗吏計高氣傲者自殊未句是以○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事載左傳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語類問孔文如地不好便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濟得甚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曰古人諡法甚寬所謂即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畧而取其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節此一惠則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周禮諡只有一十八字如

論語集註本義准參卷五 公治長

亢

課本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
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慶源輔氏曰首篇釋恭爲莊敬
此又釋爲謙遜者恭敬謙遜皆禮之端緣此文有事上
也敬故以謙遜釋恭謹恪釋敬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有於行
論語集註本義卷五 公冶長 三 課本

已爲切謹恪乃敬之實而於事上爲宜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四語本左傳○石山金氏曰都鄙如大都三國之屬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師都建旃縣鄙建旆當時鄭國多廢族分食都鄙必多借修故子產限之使城郭車旗章服各有尊卑也。上下有服者謂使貴賤衣冠各有等級不得踰侈當時鄭國云衣冠踰制者歲而不取服故有取我衣冠而褚之之誦田有封洫者封壘溝洫此水陸之路所以限井田之界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徼越兼井之患故使民封上爲疆通水爲洫以正經界復田耕一時使民力爲之故有作封洫之議有取我白疇而伍之之謗廬井有伍者廬田間民舍井九夫爲井所謂夫一爲屋屋三爲井伍蓋五家爲伍使之相親相愛廬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罪奇刑則相及慶賞則相共以此節觀之子產治國之才非常世所可及惟夫子斷之明而集註取得其要○紹聞編夫子此四語盡却子產之爲人春秋時名猶惟子產氣象最近道真西山嘗詳論之曰子產以鄭簡

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歷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
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
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從容回
幹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
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經勳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淺
治以失其機有勳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
皙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鄭
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
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惟作邱甲寘刑書見譏當世自餘
鮮不合於理者然大士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至於用人
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
及之者按西山以正已格君謀國用人四事考論歷代輔
相之事業故其論子產者如此子產若律以聖賢正已格
君之道固有所未盡然夫子許以有得於君子之道者四
而首以行已之恭則其裨身必有禮而與夫三歸反坫修
然自放者異矣觀其不毀鄉校其言曰所善者吾則行之
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之善言納
怨不聞作威以防怨斯言也蒿然君子反躬虛已受言納

善之心也則其行己之恭可知此一句是爲人根本當時諸人俱錄此處有虧故做出事業不能光明俊偉子產惟是此處服得人故於事上使下皆克行其志也次便說箇事上之缺欲子產能格君心之非如文王之爲臣止於缺固不能然卽其歷事四君四十餘年終始一節夷險一謀國盡其誠身任社稷之安危而不爲私計則其事上也真可謂能敬而與公子季友之徒雖能暫定魯國之難而公不勝私終磨私家強盛之禍者異矣養民惠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終是惠勝故夫子稱之曰惠人也又曰古之遺愛也補濟使民間富實安樂如漢循吏猶其遺意使民士多所養濟使民間富實安樂如漢循吏猶其遺意使民義義與惠字相對其養民則惠其使民則義有惠而無義則是姑息了義有斷制之意朱子謂就都鄙有章處看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有章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賈誼所謂欲定經制便是亦欲理會這事而未能也子產當時亦未能以先王之道教養其民故夫子僅稱之如此然此處只取其長不可將他短處夾說或謂子產真短於才召朱子曰子產政事儘做得好不

專愛人做得不是他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愛政偶一事如此耳記謂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蘇氏謂此言未得子產之實蓋子產雖未能與先王之教然亦有禮法以將其愛不可謂全無教也○輯註子產之惠義因養使而分其實精神作用盡在義○吳氏曰一處而其義行處總是惠故夫子他日曰惠人○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精義范氏曰久而能敬所以有常而不厭也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有謂有則非敬也若平仲足以

論語集註本義

卷五

公治長

三

課本

爲法矣楊氏曰交之道久而益親則既習而敬弛焉人之常情也故以久而敬之爲善或問益久而其敬不衰耳非久而如敬也○鄭齊黃氏曰朋友人倫之一不可不敬乎攝以威儀相勸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相肩執袂以爲氣合酒食游戲相徵逐以爲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道盡於此矣○葉氏少蘊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葉氏少蘊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久則仰心生狎則不敬久或厭心起厭則不敬以久爲難蓋不善也敬字義兼內外而其本在內方不入機權作用及世故周旋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稅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

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誦讀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卽此事

也○語類下筮之專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藏龜之地須自心一向倒在下筮上去了如何得爲知古說多道他僭某以爲若是低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仁不仁下○問臧文仲季文子令尹子文陳文子數段曰此是聖人微顯爾幽處惟其似是而非故聖人便分明說出來要人聖人聖人直是見他在當時既設其言立人皆說是非常底人聖人直是見他不是處○山節藻梲恐只是華飾不見得其制度如何如夫子只識其不知便未是僭所謂作虛器而已大夫不藏龜禮家乃因此立說○葉氏一藏龜之室而華飾若此卽此刻意誦讀是何等昏愚更不須說到希福免禍徒以真決事矣何如其知雖非硬說他不知然正不解所謂知之之故猶曰人之稱斯知○張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也其謂之何語甚嚴切

論語集註本義

卷五

公治長

三

課本

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左傳文公二年大事於太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安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語類古人卜筮之事固有之但一向靠那上去便是無意智了如祀爰居是見一鳥飛來便去祀他豈是有意智看他三不智皆是有之事實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謂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

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闞名穀於菟左傳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

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語類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則但便可謂之仁。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亦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問子文之事集註言未知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故聖人但以忠許之。篇詳子文告新令尹一節。若言徒知有君。而不知有天。子徒知有國。而不知有天。下推之。固見其不皆出於天理也。至於三仕無喜。三已無慍。分明全無私欲。先生何以識破他有私處。曰。也不曾便識破。但是夫子既不許之以仁。必是三仕三已之間。猶或有未善也。○濟寧陳氏曰。爵祿國家爵祿。不可認為己有。而妄生喜慍。政事國家政事。不可認為己能。而自矜新舊。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 卷五 公治長 五

課本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事載左傳。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為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

清而不許其仁。語類問子文文子一節。曰。今人有些小利。無喜慍。有些小所長。便至於頭紅面赤。子文却三仕三已。畧政告之新尹。此豈是容易底事。今人有一毫係累。便脫酒不得。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亦豈是易事後。人因孔子不許他。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却不須當思。二子所為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固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處子細看。便得。二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段。實是如切如磋。不可容易看。又曰。某註中亦說得甚平。聖人之語。本自渾然。不當搜索。他後手。今若有箇人三仕三已。無喜慍。也是箇甚麼樣人。這箇強不得。若強得一番。無喜慍。第二番。定是動了。又如馬十乘。也是箇巨室。有力量。人家誰肯棄而違之。文子却脫然掉了去。也是箇自是箇好人。更有多少。人拚捨去不得。底所以聖人亦許其忠。與清。只說未知焉得仁。聖人語本自渾然。兼也未消論到。他後來在。○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只據子張所問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還是未始無私。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以仕已無喜慍。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 卷五 公治長 五

課本

與棄而違之。為非仁也。這要在心上求。又曰。欲論仁。如何只將一兩件事。便議得此人。破須是盡見得他表裏。方識得。○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德言則曰。全體不息。以逐事逐節言。則曰。當理。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無私論。語論仁。要不出此八字。

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語類當理而無私心。二子各得其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善矣。然未能保其心之無私也。仁須表裏心事。一中之理。乃可言。聖人辭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得仁。則二子之未仁。自可見。按此條。以心無私。事當理。分屬二子。此因勉錄之說。所由本也。然語類小註曰。此說可疑。當是朱子未定之論。觀註後。借玉屑夏云云。則二子事皆不當於理。心更不能無私矣。○